



東國通志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U 6
4060
12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一

高麗紀

仁宗恭孝王一

諱楷字仁表古諱構睿宗長子母順德王后李氏性仁孝寬慈好學多才待師友以禮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

癸卯

元年

宋宣和五年遼保大年三

春正月宋

立來○幸外帝釋院自是屢幸寺院○御史臺事李承牟于貶所承父仲宣以安城

4060
31-12



郡戶長選為京軍永幼從師學問父昭欲繼
業為胥吏以狀付主事揖不拜主事怒止罵
永即取狀壞之曰吾可以科舉仕朝何女
為遂勤業擢第歷史館臺諫及韓安仁見殺
永以妹壻坐流瑯島或告曰似聞君之母子
將沒為奴婢永曰吾以內省不疚故忍死待
時若老母以予故沒為賤隸吾何苟生乃飲
酒一斗憤懣死時人惜之資謙遣術士瘞道
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瘡者就禱則愈後資謙
敗其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

高麗仁宗

事命吏部削罪案永天資方直不為權貴所
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等謀毀李汝霖智祿
正等毀斥朴景升永皆與焉○以金緣判秘
書省事監修國史緣有文名清節睿宗深器
之擢置宰輔恩禮優重及王幼冲嗣位外戚
用事緣恐及害懇辭乞退不許至是將赴衙
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歸卧求免愈篤故有是
命○夏六月宋遣禮部侍郎路允迪中書舍
人傅墨卿來詔曰逖聞嗣國甫謹修方諒惟
善繼之初克懋統承之望遽經變故深極傷

推肆造命使之華往論象賢之寵載蕃賚予
併示哀榮宜祇服於王靈用永遵於侯度今
賜卿禮物王詣魂堂受祭奠吊慰允迪等告
王曰帝聞先國王薨逝嗣王傳業故遣使致
奠吊慰詔書祭文皆御製親札在元豐間祭
吊止是常例今恩禮甚異特加父子之寵大
觀年間所降詔書內特去權字以示真王之
禮今此御札亦示殊恩但先王為已受遼冊
命故避諱耳今遼命已絕可以請命朝廷王
荅曰弊邦自祖宗以來樂慕華風况我先考

高麗仁宗

以禮事大以忠述職雖在海外心常在於王
室故天子灼見屢加寵澤今又親製祭文特
示異恩於臣職銜又去權字雖先考嘗蒙此
禮小子何足以當之所謂冊命天子所以褒
賞諸侯之大典也今憂制未終而遽求大典
於義未安竇增惶愧冀於明年遣使謝恩并
達微誠惟公等善為敷奏○秋七月以李資
謙判西京留守事○遣河則寶如遼自龍州
泛海不達而還○冬十二月以崔弘宰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拓俊京為吏部尚書叅知政

甲辰

事

二年

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年
四年金天會二年

春正月太師中書

令李資謙以母喪去位母金氏性貪吝買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市人相賀○門下侍郎平章事金駿卒駿英銳好學善屬文擢魁科出為晉州司錄清白有政績尹瓘之伐女真也以刑部郎中為左軍判官及軍敗瓘怒縛軍士將戮之駿大言曰今日之敗由兵馬使林彥之失律也釋此不問而戮軍士豈所謂不吐剛不如柔之意

高麗仁宗

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二月李資謙流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于昇州禡地島弘宰起自將家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作威福時資謙驕溢自知不為人所服常畏圖已有武人權因者知其意誅資謙曰弘宰與將軍鄭旌淑李神義陰謀將不利於令公資謙以問拓俊京俊京言弘宰為人難測不可保其不然也資謙乃密奏流弘宰又流旌淑神義及弘宰子翔溫端僧道休及溫妻父盧令瑒于遠地○夏四月遷惠宗神主于順陵祔睿

宗于大廟時人議曰惠宗有功德於民當為不遷之主遷之非禮也○遣樞密院使朴昇中詔諭中書令李資謙曰公先王之所付託冲人之所尊親任大而責深功崇而德重不可與羣僚同其稱謂自今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此雖異數亦率舊章所宜祇受無或固辭仍趣釋衰赴朝賜衣帶鞍馬金銀幣帛甚多資謙上表陳謝請終制昇中上劄字請以賜中書令詔書及中書令陳謝章表付史官書諸史策以彰陛下親賢之意大臣至誠

高麗仁宗

行孝之節蓋欲媚資謙也○初宋明州杜道濟祝延祚隨商船到本國不還明州再移文取索國家上表請留至是帝許道濟等任便居住○秋七月親禘于大廟太祖東向德靖文睿為昭顯順宣肅為穆○遣使冊李資謙為亮節翼命功臣領門下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宮曰懿親封其妻崔氏為辰韓國大夫人子之羨為秘書監樞密院副使公儀為尚書刑部侍郎之彥為尚書

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甫為尚書戶部郎中知茶房事之允為殿中內給事之元為閣門祇候以子僧義莊為首座王出乾德殿門外親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私第賀崇德本逆臣金致陽西宅號後乃知之時又有旨追封資謙祖考朴昇中建議請以竹冊封崇告墳日賜教坊樂禮部侍郎金富軾以為宗廟用樂象平生若墳墓丘墟之地皆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為仁壽節富軾以為生日稱節

高麗仁宗

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日為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金若溫曰侍郎議至當吾無間然○遣樞密院副使李資德御史中丞金富轍如宋謝恩○李資謙釋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常參以上階上七品以下階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電市道水深一文震迎恩館

臣等按君臣之名分如天建地設不可以私意而亂之也在仁宗朝資謙親則外舅尊則國舅然君臣之名分猶在也今乃不

稱名不稱卿開府建宮又令百官陳賀猶
二君於國所謂名分顧安在哉使之益驕
其志長成其惡漢之王鳳音斧復生於今
而明者知將有上官桀安之變矣夫陽君
道也陰臣道也陽道衰而陰沴作理自然
也今資謙以臣抗君以陰抗陽賀事纒畢
而有大雨大水之變天道之不潛若是可
不畏哉

八月李資謙納第三女于王資謙恐他姓為
妃則權寵有所分故強請之王不得已從之

高麗仁宗

是日驟雨大風拔木○御神鳳樓大赦教曰
朕自叨上嗣濫位震宮不能以孝行奉於君
親仁德聞於士庶不天遘禍易月終喪抱弓
劍以哀彌觀叢墻而求慕欲尊外家之長以
慰先后之靈况朝鮮國公忠誠夾輔功業既
崇遣使策命公及夫人兼叙用諸子壻宜以
餘恩推及內外斬絞二罪以下咸赦除之望
秩山川饗老人及篤癯疾鰥寡孤獨義夫節
婦賜物有差凡有職者各以次陞職是日中
外所獻方物悉歸崇德府○冬十二月以拓

俊京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
書侍郎平章事

三年

宋宣和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

春正月李資謙又

納第四女子王是日又大風雨

臣等按資謙去年納第三女今年納第四
文昔魏公操窺伺漢鼎納三女子帝為貴
人宮中動靜無不先知今資謙之計即操
之計資謙曾信圖讖李氏得國之語畜無
君之心非一朝一夕史氏以資謙納三女
為懼權寵之分何見事之晚也

高麗仁宗

夏四月拓俊京自免歸其鄉谷州王聞之遣
侍郎崔湜等追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未幾
復職○詔開明宅是朝鮮國公祖先所居命
有司修葺今既訖功改號重興宅仍許資謙
入處遣叅知政事李壽等賜教書及衣襪金
帛土田奴婢鞍馬甚厚幸其第置宴用家人
禮夜艾而還以之羨試禮部尚書同知樞密
院事公儀為衛尉卿諸子弟姻婭拜官有差
○清平山人李資玄卒資玄生長富貴夤緣
戚里乃厭紛華愛閑適棄官入山以終其身

然性吝多畜財貨舉物積穀頗為一方農民
所苦及有疾王遣內醫問疾賜茶藥○五月
遣司宰少卿陳淑尚衣奉御崔學鸞如金
以國書非表又不稱臣不納○秋八月幸西
京○九月樂浪伯金景庸至景庸偉麗有風
采少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鬪于道宋商見之
曰子骨法秀異必富貴而壽請自愛景庸由
是頗自負及為宰相倚勢殖貨治第壯麗時
議譏之○冬十一月王至自西京○十二月
以拓俊京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朴昇中叅知

政事李之義知樞密院事

四年

宋欽宗靖康元年

春二月冊王妃李氏為

延德宮主即資謙第三女也○內侍祗候金
粲錄事安甫鱗與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等
謀誅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俊京舉兵犯
闕殺甫鱗祿延左僕射洪灌知樞密院事金
鎮等流粲于遠地初睿宗晏駕王幼冲即位
資謙欲固其權寵納兩女子王有不附已者
百計中傷以其族屬布列要職多樹黨與自
尊為國公開府置僚屬號生日仁壽節內外

賀謝稱箋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勢焰益熾賄賂公行縱其僕隸奪人車馬載輸已物小民皆毀車賣牛馬道路騷然資謙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第授冊勒定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粲及甫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祿延謀請除之王遣粲問計於平章事李壽金仁存皆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絕况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王不聽祿延等召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圖之時之元妻父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

高麗仁宗

卓等素疾之約束既定至是日初夜率軍入宮先殺俊臣及俊京子內侍純祗候金鼎芬錄事田其上崔英等投屍於宮城外內直學文及郎中王毅踰城奔告其詳資謙俊京等相顧戰恐召集宰樞百僚于其第資謙蒼黃失措使之羨往復議問皆莫知所對俊京曰事急矣不可坐待乃與崔湜李侯進尹翰等率數十人夜至朱雀門不得入使翰踰城折鑰開關入至神鳳門外呼譟殷地祿延卓等膽落不能出資謙使人火崔卓吳卓秀碩等

家囚其妻奴灌直宿都省嘆曰主辱臣死吾
可自安翼日黎明至西華門扣扉請入祿延
使縫上之因侍王側俊京見俊臣輩屍恐不
免與之甫湜侯進金鼎黃曹舜舉尹翰文仲
經等召聚軍卒入取軍器庫兵仗進圍昇平
門資謙子僧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至宮城外在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子城門上御神鳳門張黃傘俊京軍卒望見
羅拜呼萬歲王問汝輩何為操兵而至對曰
聞賊入禁中請衛社耳王曰無之令侍御史

高麗二宗

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宣諭軍士解甲投兵
俊京怒拔劍逐仲等令軍卒復擐甲執兵大
呼或有流矢及御前義莊之徒斧斫神鳳門
柱有自樓上射僧中其頭即斃資謙使祗候
崔學鸞錄事邵億至宮門上奏請出禁中作
亂者言甚不遜王默然有內侍朴深造者昇
中之子也自宮溷中出衣上矢汁淋漓經至
資謙笏告宮中事狀俊京遣億謂資謙曰今
日向晚恐賊乘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索
擗之資謙使之羨問李壽答曰宮宇相比恐

迨燒不可撲滅甚不可也後京不待報取少
府監黃灰木將作監木撞積東華門廊火之
風焰扇熾復更延及內寢宮人皆驚駭藏匿
及晚後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至春德門內
侍李叔晨開門納之後京入左掖門前禁衛
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劍逐之後京奔退
作手闔門扉後京差人守諸門令曰有自內
出者即殺之縵在直廬見火逼乃曰我平生
拙直不畏強禦與李拓有隙出必遇害與其
死於賊手不如自盡乃使從者閉戶遠火而

死夜王步至山呼亭嘆曰恨不用金仁存之
言仁存即金緣也侍從皆散唯近臣林景清
等十餘人在王恐被害請禪位於資謙資謙
畏兩府之議未敢發言壽颺言於坐中曰上
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資謙意遂沮曰臣無
二心資謙以劉漢卿洪立功為借將軍率兵
聽後京指揮後京使立功以軍卒六十餘人
擔柴至都省南路立功密語軍卒曰我等皆
王臣負薪燒宮非臣子之義遂從宣教門竇
入見王王悅王以火焰將逼欲出會資謙遣

承宣金珣請出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侍白思清奉祖宗神御納諸內帝釋院皆井中乃出西華門乘馬至延德宮吳卓導前後京使郎將張成拔劍突入執卓殺之又分遣人執崔卓秀碩漢卿韋忠作甫麟及大將軍尹成韓景將軍朴英采仁史惟挺吳挺臣郎將李需內侍崔歲貧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灌老病不能行最後出至西華門外俊京使殺之內侍奉御王觀大將軍尹先郎將丁寵珍別將張成好侍從在南宮資譙請出之拜

高麗仁宗

一王不得已從之皆殺之資譙又與俊京議亂作日直宿者無貴賤皆殺之壽執不可乃止將軍李祿千金旦金彥逃匿以免是日宮禁焚蕩唯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及內帝釋院廊廡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直史館金守雌獨負國史至山呼亭北掘地藏之賴免焚滅之甫縛拷祿延於順天館慘酷幾死使翰押流遠地行至忠州翰斷支體埋路傍而還流槩于遠地吳卓子子升高碩茅甫俊奔匿北山使朴永跡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永曰

資謙竊寵擅權流毒生民甚於豺虎將覆宗社汝輩皆姦諂以事之曾奴隸之不若吾儕舉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庸奴手乎乃呼天即投岩下而死祿延蔡文之曾孫歲甲申從討女真頗有功為人無學術自謂有智而謀拙乃及於禍灌唐城郡人力學善寫續嘗知靈光牧清州皆有政聲為時輩所推○三月資謙遷王子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間道及院門大卿金義元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郎將池錫崇散負

高麗仁宗

權正鉞係正吳舍自山呼亭至南宮不離左右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資謙後京欲殺之使郎將李積善牽出錫崇手執御衣疾呼請救王顧叱積善蹴其胸猶不釋御衣為之裂幘頭亦觸楣而破之美之甫在門望見王不下階崔湜獨出拜罵積善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遂釋之錫崇等尚恐懼不能出時宦者趙寧諂事資謙王召湜寧曰錫崇等三人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為我請勿令殺後京從之流于遠地王升堂資謙與其妻

出拜拍手拊地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願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永命無所不至天地鬼神鑑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骨肉王羞赧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之黨齷齪無聊國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自由百僚移寓傍近寺館因循備員耳資謙俊京威勢益熾其所施為無敢誰何

史臣曰消息盈虛天行也資謙之惡極矣其亡可立而待祿延等目人忍欲除君側之惡而智小謀淺卒至殺身亂國昔唐

高麗仁宗

李訓鄭注欲鋤舊宦官而不能克甘露之變禍及國家其事略同固可嘆也已

李資謙贈拓俊臣守司空左僕射出所惡內侍二十五人自是外家益橫自朴昇中許載而下諛佞附托威震可畏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俊京上若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王曰俊京為國公腹心至結婚姻而俊臣及純皆為官兵所害以是疑之遂筮得吉兆思全因徃俊京家諭以忠義曰太祖列聖神靈在

天禍福可畏而資謙特借宮掖之勢爾無有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永世不朽之功俊京心然之○王教俊京曰惟朕不明致此兇徒生事使大臣憂勞皆寡人之罪也是用省躬悔過指天誓心冀與臣民惟新厥德知其更勵厥修無念既往盡心夾輔俾無後艱○台百官議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獨李資謙拓俊京曰金昔為小國事遼及我今既暴興滅遼與宋政修兵強日以強大又與我境壤相接勢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

高麗仁宗

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問從之○癸巳黃霧四塞○甲午日色如血○赦斬絞以下罪以李拓之黨謂之衛社授職有差○遣知樞密院事金富佾就拓俊京私第趣令視事仍賜鞍馬先是李之產奴罵俊京家奴曰汝主射守位火宮禁罪當死汝亦當沒為官奴豈得辱我我俊京大怒走詣資謙家乃解衣乞冠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顧資謙遣之美公儀請和俊京罵曰前日之亂皆爾等所為何獨謂我罪當死乎卒不見因言

彼歸老吾鄉王聞之有是命○夏四月王如
安和寺李資謙扈從百官拜馬前資謙視之
自若王回望舊宮泫然淚下○遣鄭應文李
侯如金輝臣上表○以拓俊意為門下侍郎
判兵部事李壽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資德
許載並參知政事金富侁為政堂文學李之
美判樞密院事金富軾為御史大夫樞密院
副使○五月李資謙反命崔思全拓俊京討
之流資謙及其黨于外先是王移御延慶宮
資謙寓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

高麗仁宗

甲兵藏之家中王嘗獨往北園仰天慟哭移
時資謙因十八子讖欲圖不軌置毒餅中以
進妃密白于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令
妃進于王妃奉椀陽蹶而覆之妃即資謙第
四女也俊京既與資謙構隙思全又乘間說
之俊京乃決策附奏云願自劾王使謂俊京
曰國公雖借亂反狀未著朕若先舉親親之
意謂何徐俟其變應之未晚常使中人伺之
俊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
者趙毅以示俊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

至殿北若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否德所致
所可痛者太祖創業列祖相繼以至寡躬若
為異姓所易非獨朕罪實輔相大臣所深恥
也惟卿圖之俊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珣珣
跪呼天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
乎俊京與珣率將校七人僚吏僕隸二十餘
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柵木為棒自金
吾衛南橋入宮毅迎呼曰事急矣趣入遂閉
廣化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以納之公
壽即李壽也時巡檢都領鄭惟晃率百餘人

高麗仁宗

入軍器監分授兵甲向延慶宮路見資謙黨
少卿柳元湜其言不順即殺之俊京身擐甲
胄急入宮王出天福殿門遲之俊京奉王以
出資謙之黨射之俊京拔劍一呼無敢動者
王入御軍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侯顯
名資謙資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拘囚
資謙及妻子於八關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珍
守等皆資謙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
王出御廣化門使告于眾曰禍起蕭牆大逆
不道賴忠臣義士舉義除害眾皆稱萬歲權

呼拊躍至有流涕者之羨聞變率百餘人至
廣化門不得入徘徊往返與李資德金仁揆
入兵部亦不知資謙被拘及晚巡檢至兵部
執之羨因檢點所資德等驚駭散去王還御
延慶宮近侍先入清宮僧義莊匿內寢執送
八關寶流資謙及妻崔氏子允于靈光之
羨陝州公儀珍島之妾巨濟之甫三陟義莊
金州之元咸從閭門祇候朴彪文仲經直長
朴永太史令梁麟冬官正梁獬內侍李叔晨
李芬大將軍金好將軍池顯池福臣郎將峯

忠琰別將位好設自來用中并兒息三十餘
人及官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遠地彪最姦
黠諂媚資謙凡聚斂附益皆其所為故射利
干祿者競賂之遂以巨富朝廷尤疾之戮諸
中道沉于水又執射神鳳門者一人及之妾
家臣金冲和于都市凡三日流之遠島其親
黨資德仁揆同知樞密院事金義元禮賓卿
李資元殿中少監朴孝廣內侍郎中王毅祗
候李存皆貶為守令○宣旨曰朕以幼冲承
襲祖業意欲倚賴外家事無大小一切委任

而縱為貪暴殘民害國雖知之無以防閑
患起倉卒判兵部事拓俊京倡義定難功不
可忘宜令所司論功懋賞軍器少監崔思全
同心密輔可并賞功○疏朴昇中子蔚孫其
子深造等四人于南齋昇中與許載崔湜諂
附資謙無所不至立府置僚稱箋稱節皆昇
中所為至是諫官論斥○以拓俊京為門下
侍中俊京以越次固辭不拜○六月以拓俊
京為推忠靖國協謀同德衛社功臣檢校太
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戶部事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妻黃氏為齊
安郡大夫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及奴
婢一十口田三十結李公壽為推忠衛社功
臣判吏部事金珣為衛社功臣戶部尚書知
門下省事崔思全為兵部尚書○出許載為
豐州防禦使子純為金州防禦判官初諫官
論載與昇中同罪俊京庇之至是乃坐物議
快之○王廢妃李氏納任氏為妃時諫官累
疏言李資謙二女於上為從母固不可以配
極王乃出二妃納殿中內給事任元數女為

妃妃母李氏門下侍中瑋之女也妃誕夕瑋
夢有黃大旗豎於其第中門旗尾飄蒙於宣
慶殿鴟尾妃生瑋特愛之曰此女後當遊於
宣慶殿及笄平章事金仁揆子之孝聘之婚
夕之孝至門妃暴疾幾死以實謝遣翌日卜
人占病曰勿憂此女貴不可言必為國母時
資謙已納兩女聞其言惡之即奏貶元數為
開城府使歷歲餘府悴夢太守廳事椽椽圻
作大竇黃龍從竇而出詰朝悴具朝服詣元
數具陳其夢以賀曰使君家必有異慶公其

高麗仁宗

識之又王嘗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以語
拓俊京俊京對曰荏者任也納任姓后妃之
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瑞也黃者皇也與
皇王之皇同葵者揆也與道揆之揆同所謂
黃葵者皇王執道揆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
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其言果驗○
秋七月宋遣閭門祗候侯章歸中享等六十
餘人來詔曰朕居春宮十有餘載罔敢怠逸
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於萬幾之煩爰
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

構之崇上皇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
而金人不道棄郭藥師皆叛之故陷沒燕山
俶擾邊境達于都畿方朕即政之初遭此震
驚以故未及與王相聞朕惟王世濟忠孝膺
受顯丹屏翰之舊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
皇帝命使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
臣以至于我道君太上皇帝錫賚不貲待遇
加等朕惟中國與王遠隔遼海而恩禮如此
豈有他哉庶幾艱難有以敵慨耳王國與金
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蕩其巢穴以報

高麗仁宗

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絕之意邪金人者固嘗
臣屬於王以曩爾海隅之醜背天逆神滅絕
契丹遼陵中國浩淼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
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其劫質肅王
而去第命將士驅逐出境方將起天下之兵
問罪小醜王其率勦師衆相為表裏以行天
誅夫糾遘王惡獻俘本朝以報中國數世之
恩大忠也取亂攻昧誅討滯暴以伸威沙漠
之外大義也拓地開境覆其巢穴報驍驕不
臣之虜大威也一舉而三者皆得王何憚而

不為高爵厚賜朕於王無所愛惜王其勉之
侯章在館又致書於王曰章等來時奉皇帝
聖旨祖宗行堯舜之道務本敦化與本國講
好幾二百年禮無不備我道君太上皇帝繼
而承之恩崇益厚此緣奸人啓議悉興邊事
使金人猖蹶興無名之師雜烏合之衆襲其
不備擾我中原恣行劫掠是時有勤王之師
數百萬大臣獻議曰不擊於黃河之南可邀
於大河之北正茲深入若大兵一舉則無遺
矣今皇帝登柝之初孝悌恭儉旰食晏寢任

高麗仁宗

賢使能崇信顧義未欲殄滅於是金人悔過
告和請路求歸沙漠主上因而資之以金帛
為犒軍之具復有無厭之求窺伺河北關鎮
人神共怒事不獲已待以秋涼必興師討伐
乘此之時本國安可坐視若將兵境上共為
掃除是結無窮之好因茲成功別遣使人前
來王答云本國自祖先以來承事上朝恭順
之誠未嘗敢怠神宗皇帝雖遠隔遼海而天
日之明無不鑑照降使修聘恩禮尤厚道君
太上皇帝繼而承之待遇加等錫賚倍常實

百生難報之恩也惟天地不責其報而區區感激之心庶幾萬一今者伏承奉使宣贊來傳詔書以金人不道淫暴滋甚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令小國率勵師衆相為表裏以行天誅孤自初奉讀不覺流涕惟金人之始也固嘗臣屬於我國而常以寇掠為事我國以邊鄙甫寧不欲生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要在羈縻而已我祖肅王代有酋長盈歌力以制羣兇威以降諸部雄視白山數侵吾境吳達惠奴相繼而作凶勢益振

高麗仁宗

昨者被掠人自大金還來言上朝使臣到蕃土禮數一如降使吐遠之例又聽邊人之言金人陷沒契丹遂犯上朝地畧皇帝以登祚之初未欲殄滅因其請和而許之以中國之大而如此况小國孤立其將安恃乎今年四月特遣使修好已經累朔尚未回報載念本國天災流行府庫焚蕩凡為禦戎之具靡有子遺方議鳩工以圖興復今詔書委曲諭示此實雪舊恥報大恩之日也然以殘弊之兵當新勝之虜恐非免強所能及也但冀訓勵

師徒修整器械待王師臨壓彼境則弊國敢
不盡力相為表裏假托威靈助平戎醜孤所
願也天寶臨之惟奉使宣贊復命日宜以此
意奏聞○侯章還王附表以聞略曰言念小
藩世蒙厚德常願盡忠於報上豈能無意於
勤王忽奉讀於絲綸筭難禁於滄淚宜即奔
命以待興師但為弊封本非勝國近經災孽
焚盡蓄藏其於儲待資糧繕修器械必也整
齊而後動固難造次而可圖况又賊勢兇強
未宜輕觸虜地險隘豈易長駟然帝命之臨

高麗上宗

門理無回避俟王師之制敵少助威靈○九
月遣樞密院副使金富軾刑部侍郎李周衍
如宋賀登極○金宣諭使同僉書樞密院事
高伯淑鴻臚卿烏至忠等來金主勅伯淑等
曰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
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畧者須盡數發還若一
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保州即抱州也○
冬十月王餞金使于大明宮附回表謝一依
事遼舊制○召還金粲為殿中內給事賜洪
灌金鎮智祿延子塔爵一級粲後改名安○

幸南京○十一月至自南京詔拓俊京圖形
功臣堂○十二月李資謙死於靈光郡○遣
衛尉卿金子鏐刑部郎中柳德文如金謝宣
諭表曰高伯淑至密傳聖旨保州城地分許
屬高麗更不收復竊以勾麗本地主被遼山
平壤舊墟限於鴨綠累經遷變逮我祖宗值
此國之蕪并侵三韓之分野雖講隣好未歸
故疆及乎天命維新聖王既作見兵師之起
義鼓城堡之無人當臣父先王時有大朝邊
臣沙乙何來傳皇帝勅旨曰保州本高麗地

分高麗收之可也先王於是理其城池實以
民戶當此之時雖小邦未嘗臣屬上國而先
帝特欲罷綏隣藩露以訓辭賜之舊土及後
嗣之繼序遭聖德之承天備認德音恭修臣
職惟此東濱之才土本為下國之邊陲雖嘗
見奪於契丹謂已拜恩於先代特推異渥仍
屬弊封豈僥倖而致茲蓋遭遇之異甚深仁
大義不可名言綿力薄才若為報效惟當備
春秋之事守藝極之常舉邦國而樂輸傳子
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惴惴無他○以金仁存

為翊聖同德功臣檢校太師門下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判禮部事

五年

宋高宗建炎元年

春正月金遣高隨來賀

生辰自是歲以為常○二月幸西京謁太祖

真殿○三月金子鏐柳德文賡詔還自金詔

曰卿擢人未諭之前願為附屬禹會既通之

後益亮勤悰因嘉志在於畏天嘗即恩綬而

賜地頃陳貢篚止上謝章領閱之餘獎嘆雖

切尚託言於戶口未別奏於誓封但其事事

以訖成忠于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

高麗仁宗

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諫官奏子鏐入金不能御下其後者與金人鬪傷朝廷請讓執都部署申錫杖之請治辱命之罪乃免官○西京妖僧妙清日者白壽翰說王設灌頂道場于常安殿其術詭誕不可知○王與妃及兩公主幸興福寺遂與宰樞近臣御樓舡于大同江中流宴樂

臣等按

仁宗親經大難甫耳正懲密後患

之時况今資謙雖死而俊卿非純臣恃功驕蹇國之安危未可知王宜兢業戒惧靜

以鎮之也而惑於妙清妖說遷幸西京流連玩愒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曾不知大盜潛伏於其側睥睨傍觀欲待時而動自是頻年巡遊以為常事不復疑阻逆覽之謀幾於得售而王之得免豫且之禍幸矣吁亦殆哉

命政堂文學金富佾講書洪範又命承宣鄭沆講書說命周官○沆拓俊京于岳墮島崔湜于草島又流李侯進邵億鄭惟晃尹翰等于遠地俊京既去資謙恃功跋扈左正言鄭

高麗仁宗

知常知王忌俊京乃上疏言丙午春二月俊京與湜等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旨軍士皆免甲權呼獨俊京不奉詔脅軍前進至有飛矢過黃屋者又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翌日移御南宮凡侍左右者皆執而殺之自古亂臣罕有若此者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陛下雖有不忍人之心豈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乎故有是命

臣等按俊京起於微賤初無磊落奇節當肅睿之朝有事女真前後數十戰獨立奇

功驟陞樞要仁宗即位擢置宰輔倚任益專及資謙犯順之日固結為黨稱兵向闕驚動乘輿矣及黃袍焚書宮室勦殺衛士皆出俊京兇謀資謙倚為心腹一聽計畫任其所為然則唱惡者資謙而濟惡者俊京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後與資謙有隙資謙既疏已獨專擅雖仁宗復正大位民心稍安而當初叛亂不測之心烏保其終始哉又豈可以一時之功掩萬世大逆不道之罪乎知常之疏其有見於此乎王當

高麗仁宗

明正典刑以謝神人可也今反曲全性命只流于外以示姑息之恩將何以懲亂賊而杜後世僭竊之患乎

命鄭知常諱書無逸又召後臣及西京儒臣二十五人賦詩賜酒食○王與妃及兩公主御龍舟于大同江沿流宴樂召宰樞侍臣侍宴○詔曰朕荷天地之景命襲祖宗之遺基奄有三韓于茲六載智不能謀明無所燭災變相仍略無寧歲去年二月亂臣賊子乘間而起陰謀發覺朕不得已咸致於法自是引

咎責躬懃德多矣今以日官之議行幸西都
深省既往之愆異有惟新之教布告中外咸
使聞知一曰方澤祭地祗四郊迎氣二曰遣
使郡國廉察刺史縣令賢不肖以廢貶之三
曰車服制度務從儉約四曰除冗官不急之
務五曰勸農力田以給民食六曰侍從官各
舉一人所舉無狀則罪之七曰務儲官穀以
待救民八曰取民有制常租調外毋得橫歛
九曰撫恤軍士以時閱武外無令服勞十曰
撫民安土無使逃流十一曰濟危鋪大悲院

高麗二宗

厚畜積以救疾病十二曰無以官庫陳穀折
配貧民強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強民舂
米十三曰選士復用詩賦論十四曰諸州立
學以廣教道十五曰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毋
得侵牟○夏四月庚午王子徽生○以文公
羨為吏部尚書韓安中為尚書右丞韓冲為
禮部侍郎文公裕為閣門祗候李神倚為千
牛衛上將軍鄭克永為東京留守使林存為
晉州牧副使崔巨鱗為尚州牧副使公羨等
皆資謙所流至是召還復職○五月流同知

樞密院事崔惟迪于慶州刑部侍郎蔡頌于
珍島縣○金富軾等至宋明州會金兵入汴
道梗不得入乃還初邊報傳言金人侵宋敗
北宋師乘勝深入金境於是鄭知常金安奏
曰時不可失請出兵應接宋師以成大功使
主上功德載中國史傳之萬世王以問金仁
存對曰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輿
師旅以怒強敵且富軾將還請待之以察真
偽至是富軾還邊報果虛○贈左僕射洪灌
推誠報國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謚忠平知樞密
院事金縝謚烈直○以金仁存判吏部事李
公壽判兵部事金富侑為戶部尚書判禮部
事金珣檢校太尉守司空金富軾知樞密院
事崔滋盛同知樞密院事崔思全為吏部尚
書知都省事○秋七月壬至自西京推恩有
差○宋教練使張詵來○八月以李瑋為中
書令○九月遣國子司業李仲如金賀天清
節○金宣慶使耶律居瑾張淮等來詔曰勅
敵奉天而廢立事蓋非常諸侯為朕之蕃宣

理當誕告厥初汴宋請復幽燕密修浮海之
勤申結與隣之好先皇帝曲矜墜至即示允
俞曾無知施以固盟翻更納止而構怨迨桓
續紹復佶云為仍久示於含弘訖無聞於悔
禍以致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止勞將帥之一
征旋致窠巢之坐覆宗祧失守父子見俘載
惟積釁之深至有易姓之事謂神器不可無
主議降新封况生民惟懷至仁共推舊宰已
於今年三月宣諭元帥府差人押送趙主父
子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赴闕仍備禮冊命

高麗仁宗

亡宋大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都於金陵於
戲獲盈貫之元惡于是論成畢造物之全功
所宜同慶今賜卿衣帶犀金銀絹匹段等物
至可領也○冬十一月遣石峻如金謝賀生
辰李瑱賀正○十二月門下侍中金仁存卒
仁存平章事上琦之子性明銳少登科久為
內侍掌奏事睿宗在東宮讀論語仁存為侍
讀學士纂新義進講自幼力學老不釋卷一
時詞命多出其手資謙用事乞退家居資謙
敗王以睿宗遺命起為首相詔旨懇至仁存

不獲已視事謚文成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一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二

高麗紀

仁宗二

六年宋建炎二年春正月召還李資謙妻崔

氏○以崔思全為推忠衛社功臣守司空尚

書左僕射○夏四月詔曰比來天文有變時

令不調宜令有司慮囚赦二罪以下望祀國

內山川饗耆老及篤癘疾節義孝順鰥寡孤

獨賜物有差○帶方公浦卒于京山府資謙

既敗王欲召還命未下而卒○詔曰流人括

甲戌

俊京雖坐丙午二月之罪而其年五月之功亦不細崔惟迪緣生子罪實非自作朴昇中雖有罪以文翰歷仕累代頗著聲稱並許量移田里俊京移谷州昇中移務安縣昇中尋死○六月以崔弘宰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初資謙之流韓安仁也弘宰與謀焉至是為諫官論駁故最後召○宋遣刑部尚書楊應誠齊州防禦使韓衍等來應誠至碧澗亭移牒接伴所云貴國禮意勤腆若不預行開陳必至虛有煩勞緣為二聖在遠臣子不忍聽樂

高麗仁宗

除迎詔拜表日外母得用樂王迎詔于壽昌宮詔曰數遇中微變生外圍肆朕續紹方圖教寧惟三韓之舊邦實累世之與國嚮煩信使來效充庭乃緣艱虞久緩報聘想亦量其多故當不替於素懷應誠等又劄云昔周室多難或言於晉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文既定王室因成霸業載之書典光耀無窮貴國在海東最踰為大世著忠順本朝待遇恩禮加厚未始小衰此者時遇艱難國家多事不料狄人用詐遂勤二聖遠征上下憂勞莫

遑寧處重念貴國秉禮重義方茲緩惡義當
責望正仗大義勤王時也今皇帝初登寶位
遣使撫問國王就煩津發迎請二帝於拜詔
日已嘗一一面陳繼以公牒再煩申覆誠懇
備至諒蒙體悉貴國以謂去金道路險阻不
可前行在祖宗時金人嘗附貴國八貢當時
道路自通未聞不可行也貴國又恐金人亦
由此遣使然金人自破契丹後皆由河東山
北通使必不由此而來若貴國慮金人因此
生事應誠等今此奉使只是素隊百十人持

高麗仁宗

國書禮幣前去講和即非爭鬪貴國第津發
使人一行至界上先報知金人以聽可否或
裁減人數一切從之自是無由生事若使由
貴國之路迎請二帝則不虧二百年忠順之
義亦以報列聖眷遇之思國家報功倍於疇
昔而四方諸國益仰令名信服高義實有無
窮之休惟冀國王謀及重臣協濟茲事無以
暴起之狄人遂失久要於華夏王以書答曰
本國自祖宗以來事大以誠故自神考至於
太上道君皇帝視同一家其具恩厚禮宜易

名言伏聞二帝遠征舉國憂憤雖不能應時
奔問官守而臣子之心宜違寧處且皇帝孝
悌羣公忠義必天地鬼神共相協贊宣使二
聖久勞沙漠皇帝初登寶位者遣侍臣傳詔
欲令小國津發前去迎請二聖使副又於傳
詔日一一面諭繼以公牒懇意備至敢不拜
命然女真之始也分居部落未有定主故嘗
臣屬我國或隨我使人入貢上國此後漸致
強盛常為邊患近者陷沒大遼侵犯上國自
此兵威益大抑令小國釋臣仍約定禮數一

高麗仁宗

依事遵舊例小國不得已而從之然其俗好
戰常疾我樂率上國近於疆界修葺城壘屯
集兵士意欲侵陵小國如聞使節假道入境
必猜疑生事非特如此必以報聘為名假道
小邦遣使入朝則我將何辭以拒苟知海道
之便則小國之保全難矣而淮南兩浙緣海
之地得不慮其窺覷耶苟為不然小國豈敢
恬不從命茲事實大非敢飾言惟使副曲察
情衷少回雅意歸奏闕下○八月楊應誠等
還王附表謝曰帝室多艱鑿興遠狩但增驚

駭聞識端倪悵無路以奮飛阻問安於行在
分災救患當輸敵懷之忠餘力薄材難展勤
王之効憂媿滋劇神明所監非不知舉弊邑
以奔朝廷之教命盡微勞以答累代之寵靈
勢有未便事難自遂猶白日以誓心真皇天
之垂炤應誠等往復不已又答曰上朝先是
降詔令小國往諭女真來朝小國竊慮女真
不可使窺中國富盛不敢奉詔朝廷不以為
然遂多方招諭厚賜金帛彼既知中國虛實
窺心一動長驅深入騷擾京師小國與金國

疆場相接知情偽甚熟今使節由此而往則
猜疑生隙禍不旋踵假令使節由此往彼彼
必由此復禮又况其國東濱大海尤善水戰
彼托以復禮審知淮浙形勢萬一具戰艦浮
海而下擊其不意竊恐北苦陸戰南苦水戰
首尸受敵為患必鉅事至於此雖悔可追小
國所以不獲奉詔者天地洞鑑不敢飾辭應
誠等遂不受附表例贈宴幣衣樹禮物亦皆
不納而去○遣禮部侍郎尹彥頤如宋上表
曰聞兩聖之播遷舉三韓而悲痛既不能奔

問官守以申臣子之誠又未得首倡義兵以徇國家之難今伏遇陛下起從元帥之府光襲先王之基真與臣民共迎蹙輅詔書下而老幼垂泣德意形而遐遁宅心至誠感神豈無厥應宸極反正今也其時臣屬室家焚蕩之餘當軍國擾攘之際愧未遑於慶禮辱先遣於皇華雖命出重嚴乃事難遵稟蓋彼金國接我鴟濱既乘猾夏之威又有害隣之意常令密謀以待釁端如聞仗節之假途則必應時而生事或揚兵可畏而加責或復禮為

名而請行在此路衝將何辭拒彼衆我寡既難可以與爭唇亡齒寒又焉知其非禍豈徒今日之扼腕必有他時之噬臍職此多艱理非自慢伏望念臣內懷嚮慕憫臣外迫侵陵山藪示箴雷霆收絃小國有保全之幸上朝無藩屏之危率諸侯而尊周王非敢期齊晉之故事任厥土而作禹貢願不失青徐之舊儀○宣旨曰朕幼年莅位外戚專權作威作福多所中傷殺韓安仁流文公美崔弘宰等五十餘人朝廷為之壹空寡人至於孤立自

是多樹朋黨禍將不測至丙午二月近有貧
僚及一二大臣請除其權朕不敢不從而彼
乃肆毒犯闕宮殿府庫焚燒無遺及朕出御
巡德宮凡在左右侍衛軍士或斬殺之或流
竄之凶焰益熾禍變難測崔思全密諭拓俊
京同心定策掃蕩兇逆再安宗社功不可忘
宜令有司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幸西
京僧妙清分司檢校少監白壽翰自稱知陰
陽之術以詭誕不經之說眩惑眾人鄭知常
亦西京人深信其說以謂上京基業已衰宮

闕燒盡無餘西京有王氣宜移御為上京乃
與近臣金安謀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
為上京則當為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亦
為子孫無窮之福遂騰口交譽近臣洪彝叙
李仲孚大臣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遂上
奏曰妙清聖人也壽翰亦其次也國家之事
一一問而後行其所陳請無不容受則政成
事修國家可保也乃歷請諸官署名平章事
金富軾叅知政事任元斡承宣李之氏獨不
署名書奏王雖持疑而以衆口力言不得不

信於是妙清等上言臣等觀西京林原驛地是陰陽家所謂大花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并天下金國執贄自降三十六國皆為臣妾故有是行

臣等

聖難言也後之為惡者必藉其名

而後動於惡如王莽假周公而居攝曹丕比堯禪而代漢無他既指為聖人則人皆惑而易濟其惡也今妙清壽翰叛逆之魁知常指為聖人妙清壽翰既為知常之聖人則知常亦為逢誅之聖人是一西京而

復何聖人之多也知常假儒者之名學聖賢之道然欺天罔上誑衆惑世如此可勝誅哉

王至自西京○遣吏部尚書崔濡衛尉少卿宋覲如金謝宣慶○冬十一月移林原驛作新宮命內侍郎中金安督役時方寒沍民甚怨咨○十二月尹彥頤還自宋詔曰朕比遣使輶亟馳殊域念父兄之遠狩邈川陸之相望假道無從問安采切爰荷藩維之舊庶資疆場之通遽諭奏封備陳誠悃覽觀彌日慨

嘆在中顧孝友之思雖欲伸於己志然幾微
之慮亦當盡於人情既諒恭勤無忘屏衛○
金遣錦州管内觀察使司古德衛尉少卿韓
昉等來詔略曰宋太上皇趙信少帝桓惟背
息而失信故致討以就俘比詔詣於闕庭因
面數其過失然罪可釋愚可哀終棄絕之弗
忍惟名不正言不順亦爵號之既加已降封
趙信曰昏德公趙桓曰重昏侯事既惟新理
宜誕告仍賜衣帶匹段銀器等物司古德等
親授語錄略曰承樞密院劄字准奉聖旨保

州之地初有詔諭更不收復意謂貴國必能
祗率舊章遵奉王室故朝廷不愛其地特行
割賜爾後數歲貴國尚未進納誓表而據守
上項州城於理豈為穩便王荅曰聞命不勝
感懼後當上表以聞

七年

宋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二月西京新宮成幸西

京入御新宮時或者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
請約齊國夾攻金滅之識者非之而妙清之
徒喋喋不已王竟不聽○三月御新宮乾龍
殿受羣臣賀妙清白壽翰鄭知常等言方上

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耶
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從曰吾儕雖
老耳尚未聞空中之樂所不曾聞人可欺天
不可欺也知常憤曰此非常之嘉瑞宜書青
史昭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嘆也表竟不
得上○王視國學釋奠御敦化堂命大司成
金富轍講書無逸使起居郎尹彥順及諸生
講問賜宰樞侍臣學官諸生酒食學官諸生
表賀○夏四月迎佛骨於大安寺置仁德宮

臣等按斯道之與異端如陰陽之不雜涇

謂之自分也是以好文之主不好佛好佛
之主不好文仁宗之幸西京既視學講經
未數日迎佛骨於內殿何前後好尚之相
反也蓋王好文之心輕且短好佛之心重
且長故姑為是今日好文之事欲掩他日
佞佛之誚耳何以知其然耶今年迎佛骨
置仁德宮明年供佛骨於重華殿窮極侈
麗名山勝地無處不設道場遊幸寺院史
不絕書而未聞修明學校得人之盛也則
好文好佛之長短槩可見矣

詔曰先王之法冠冕之式衣服之制上下有別尊卑不同逮德下衰法與時弊衣服無等而人不節儉我太祖之開國也克慎儉德景行華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今則上自朝廷下至民庶競華靡之風襲丹狄之俗徃而不返深可嘆也今朕庶幾率先以革末俗其乘輿服御之物皆去華尚質○六月忠州人劉挺弒其父中書門下奏曰忠州牧守及州吏不能教民請皆下吏降州為郡王問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弒其父者殺其人壞

其室洿其宮而止耳降州為郡非古法也允芝○秋八月御書籍所命承宣鄭沆讀宋朝忠義集先是王欲以聽政之暇與諸學士講學以壽昌宮側侍中邵台輔家為書籍所裒集文書令大司成金富輟禮部員外郎林完與諸儒臣更直○九月戊申震西京重興寺塔○設百產道場于法王寺三日令內外齋僧三萬○冬十一月遣胡仁頴如金賀正盧令瑒洪若伊進誓表曰使節貴來訓辭密諭俯俸聞命凌兢失圖竊以周官司盟掌其盟

約之法盟邦國之不協與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而已至於衰季春秋之時列國交相猜疑不能必於誠信而惟盟誓之為先故詩人譏其屢盟而夫子與其胥命伏惟皇帝陛下至德高於帝先大信孚於天下光開一統奄有四方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惠惟是小邑介在方隅聞英人之作與先諸域而朝賀故得免防風之罪辱歲父之褒略諸細故待以殊禮錫之以邊鄙之地諭之以貢輸之式嚴命荐至敢不祗承誓以君臣之義世修藻

屏之職苟或渝變神其殛之○召還太原公俸俸曾為資謙所逐至是召之授兼尚書令上柱國

八年

宋建炎八年

金天會八年

夏四月

宋遣進武校尉王

政忠來詔曰惟王

緬受基圖夙同文軌乃附

乘梓之訊願修貢篚之恭惟忠順以無他質

神明而靡愧屬關聞聽良用嘆嘉俟休邊警當問聘期毀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東山處士郭輿率輿少力學工文道釋醫藥陰陽射御琴碁靡所不

治登第累官為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
即位以舊知徵置左右相與從容談笑唱和
謂輿久在禁中或思出遊賜別業西華門外
既而輿固求退居賜京城東若頭山一峯構
室以居名曰東山齋王一日微行至山齋輿
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壁而還後又幸
山齋執其手使口誦其見寵遇如此及卒王
遣近臣祭之命鄭知常作山齋記立石輿自
少不娶妻守洪州時私一妓適期將滿使飲
藥詐言仙去潛携至京色衰遣還又於山齋

高麗仁宗

常以婢妾隨之物議譏之○六月平章事金
富侑以疾三表乞退改授守太尉判秘書省
事柱國以金富軾判三司事○國學奏近年
以來明經寢衰宜選取三十人以下入學養
育無差教導官參上參外各一員以勸學從
之○秋七月御史臺奏國學養士太多供給
甚費請簡留行修業成者若干人餘悉出之
於是國學諸生詣闕上書曰夫崇學育才乃
理國之本自三代而下先王之政必以是為
先務焉蓋知所本也昔我孔子雖不得位周

流四方猶養三千之徒唐韓文公謫守潮州
潮下州也猶曰州學廢久不聞業成貢于王
庭亦郡之恥也乃命趙德秀才掌州學以聚
生徒出已俸以給厨饌况我國家奄有三韓
既富而庶興學校育人材風俗文物一變而
至道今國家生徒其數不過二百人有司以
為費財而欲削之豈吾君尊道崇儒之意歟
且佛氏寺觀周遍中外齊民逃役飽食逸居
者不知其幾千萬焉有司曾不是思而又欲
誣之非公言至論也願陛下却而不用允之

高麗太宗

○供佛骨於重華殿

史臣曰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韓愈極諫
以為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蓋事佛將以求
福壽也勸之者似忠而沮之者似不忠矣
卒至陳弘志之禍甚慘而唐室之亂實階
於此然則愈之沮為甚忠而勸帝迎之者
為甚不忠矣此已往之覆轍後世人主所
當鑑也以王之賢不此之戒奉迎朽敗之
骨置之嚴禁之地亦獨何心歟其後妙清
一妖僧耳以兩都叛兵連禍結尚賴忠臣

義士之力僅能殄滅所謂事佛求福者果
安在哉其得免弘志之禍者乃勤儉慈仁
任賢恤民之所致也佛亦何益焉

左遷侍御史高唐愈為工部員外郎初李資
謙用事用山僧善諂言修葺弘慶院以僧正
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佑幹其事費丁州縣為
害甚巨及資謙敗資富坐此配島惟奉佑素
結宦官僥倖復職唐愈固執不可上疏論駁
再三故貶秩後復為臺官資謙之亂朝臣皆
為月從失節其支黨廣緣苟免至宰輔者多唐

高唐二宗

愈欲斥去之屢上書力爭曰雖聖上寬大掩
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唐
愈言不忍盡棄大巨尋擢唐愈為禮部郎中
實奪臺職也唐愈改名兆基○幸西京○九
月命置呵吒波拘神道場于弘慶院般若道
場于選軍廳皆二七日從妙清之言也○西
京重興寺塔災或問妙清曰師之請幸西都
為鎮災也何故有此大災妙清慚赧不能答
俛首良久抽拳舉額曰上善在上京則災變
有大於茲今幸於此故災發於外而聖躬安

妄信妙清者曰如是豈可不信也○冬十月
王至自西京命完聚拓俊京妻子○設無能
勝道場于選軍廳三七日從妙清之言也○
十二月詔侍從官各舉遺逸一人

九年

宋紹興元年春二月賜平章事致仕崔

思全甲第一區賜詔褒美○齊安公僭率資
謙擅權猜忌宗室奏貶帶方大原二公僭乃
請除去衛從杜門不見賓客縱酒自晦故得
免○禁諸生治老莊之學○夏四月內侍少
卿金安奏取聖旨以白壽輪所奏天地人三

高麗仁宗

庭事宜狀傳示侍從官其狀書為三本一附
省一附臺一附諸司知制誥令各論奏壽輪
自稱妙清弟子以詭譎不經之說于時惑眾
金安鄭知常至於大臣文公仁皆稱為聖人
三庭之說亦類此○宋都綱卓榮來奏云自
兩浙至河北僅平安皇帝駐蹕越州改建炎
五年為紹興元年王諭宰輔曰前者侯章歸
中孚來請援不能從又楊應誠欲假道入金
又不從自念祖宗以來與宋結好蒙恩至厚
而再不從命其如信義何崔弘宰等皆言遣

使告奏便○西京林原闕內自庭除沙土至
宮內幽深塵埃之處皆有鳥雀之跡人以謂
將為丘墟鳥獸聚集之兆○停內外錦繡工
作限十年○制令百官各寫太祖誠百寮書
以訓子孫○禁庶人羅衣綃袴騎馬都中及
奴隸革帶○六月陰陽會議所奏近來僧俗
雜類聚集成羣號萬佛香徒或念佛讀經作
為詭誕或內外寺社僧徒賣酒鬻葱或持兵
作惡踴躍遊戲可謂亂常敗俗請令御史臺
金吾衛巡檢禁止從之○制曰傳云國之將

高麗仁宗

興也視民如子將仁也視民如草芥故先王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去冬營宮三
道伐木民死於役者頗衆宜發官粟贖其妻
子○日官奏近來巫風大行淫祀日盛請令
有司遠黜羣巫詔可諸巫患之歛銀瓶百餘
賂權貴權貴奏曰鬼神無形其虛實恐不可
知王然之弛其禁○遣內侍李仲孚築西京
林原宮城置八聖堂于宮中一曰護國白頭
嶽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利菩薩二曰龍圖
嶽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三曰月城嶽天仙

實德大辨天神四曰駒麗平壤仙人實德燃
燈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實德毗婆尸佛六
曰松嶽震主居士實德金剛索菩薩七曰甌
城嶽神人實德勒义天王八曰頭嶽天女實
德不動優婆夷皆繪像從妙清妖說也金安
仲孚知常等以為聖人之法利國延基之術
○秋九月以李公壽為推忠衛社同德功臣
檢校太師守太傅門下侍中崔思全守太尉
門下侍郎平章事金珣為衛社功臣檢校太
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侍郎平章事並

高麗七宗

仍令致仕○直門下省安稷崇右諫議李仲
中書舍人林存左司諫崔誠等奏東京持禮
使書狀官崔逢深本武舉人書狀非其任又
素狂言有輕金國之志竊恐生事不宜遣之
伏閣固爭三日王不允逢深與鄭知常交結
尊師妙清嘗上言陛下欲平治三韓則舍西
京三聖人無與共之即指妙清壽翰知常也
又大言國家與我壯士千人則可入金國虜
其主來獻其狂妄如此○金安等奏請致祭
林原闕內八聖鄭知常撰其文曰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即無而有即實而
 虛蓋謂本來之佛惟天命可以制萬物惟土
 德可以王四方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花之
 勢創開宮闕祇若陰陽安八仙於其間奉白
 頭而為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現前恍
 矣至真雖不可象靜惟實德即是如來命繪
 事以莊嚴叩玄關而祈嚮其飾誣說如此
 十年宋紹興二年春正月始修宮闕平章事
 崔弘宰及文公仁林景清董其役及開基妙
 清使弘宰等宰臣三四入及勾當役事負吏

高麗仁宗

皆公服序立將軍四人甲而劍立于四方率
 百二十人槍三百人炬二十人燭而環立妙
 清在中以白麻繩四條長三百六十步四引
 作法自言此太一玉帳步法禪師道誦傳之
 康靖和靖和傳之於我臨老得白壽翰傳之
 非眾人所知也○二月遣禮部貢外郎崔惟
 清閣門祗候沈起如宋上表曰屬兩聖之遠
 征既不能奔問官守及大人之繼照又未得
 稱慶闕庭彙於戊申年國信使揚應誠欲假
 道入金命雖出於重嚴事固難於承稟尋差

單介冒貢忱誠又於庚戌年王政忠來傳詔
旨有俟休邊警當問騁期之語臣體訓指之
丁寧不敢致朝宗之禮感息靈之優渥切欲
伸歸嚮之勤遂陳螻蟻之心控告雲天之鑑
上尊周室媿莫追晉伯之前功內屬漢庭冀
不失朝鮮之舊事○幸西京時妙清白壽翰
奏曰上京地勢衰故天降災孽宮闕焚蕩須
數御西京襍災集禧以享無窮之業王問諸
日官皆曰不可鄭知常金安及大臣等曰妙
清所言即聖人之法不可違也王乃以妙清

高麗仁宗

為隨駕福田壽翰屬內侍駕至金岩驛路風
雨暴作晝忽晦冥衛士顛沛王執轡迷路或
陷泥潭或觸枿石侍從失王所之宮人或有
哭泣者及晚雨雪寒甚人馬駱駝死者非一
妙清曰我曾知是日有風勅雨師風伯曰乘
輿上道勿作風雨既許之而食言如此可憎
之甚其誕妄類此○御騏驎閣命國子司業
尹彥頤講易乾卦命鄭沆講禮記中庸篇又
命題使大學博士郭東珣等十八人賦詩○
夏四月守太尉判秘書省事金富侑率其先

新羅公族也少力學擢第睿宗置寶文閣日
與儒臣講論經史富侑雄辨折衷人莫之敵
名重當世文章華瞻凡國家詞命必命潤色
睿宗以富侑富軾富轍兄弟三人皆為文翰
侍從封其母大夫人勅有司歲賜粟粟四十
碩毋以為既得諸子祿養此亦國恩不貲何
敢加辱厚賜遂不受及王即位權臣專國王
誅沅其黨乃相富侑富軾富軾嘗患風虛累表乞
骸從之為人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又不
事產業謚文簡○以鄭沆尹彥頤鄭知常再

高麗仁宗

赴經筵講經並賜花犀帶一腰知常欲王長
御西京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沆再疏請
修葺舊宮還御上京言甚切直王然之○王
御龍舟于大同江以睿宗忌月樂懸而不作
鄭知常奏禮有忌日不聞有忌月若有忌月
則有忌年矣請作樂以副都人之望從之○
閏月至自西京赦○賜崔光遠等二十五人
及第初平章事崔滋盛知貢舉吏部侍郎林
存同知貢舉存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為
一家省官奏按耐古能字今以耐為韻非是

請命他人改試不允因命滋盛等更試又命
題云天道不閉而能久鄉本家語以不閉為不閑
天道不閑而能久鄉本家語以不閑為不閑
者蓋謬誤耳今貢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請
罷滋盛等停今年選舉王命只取經義論可
取者二十五人○初王之幸西京也妙清白
壽翰鄭知常等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
熟油沈于大同江油浮出水面望若五色令
父老檢校大師致任李齊挺等五十人上表
請稱尊號建元因說王曰大同江有瑞氣此

高麗仁宗

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望
以壓金國王以問李之氏對曰金國強敵不
可輕也况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
兩人之言以決大議王然之至是壽翰等又
奏曰大同江神龍吐涎作五色雲此非常之
嘉瑞也請百官表賀王遣平章事文公仁叅
知政事李俊陽等審視之時有業油韃者告
曰熟油泛水則有異色於是使善泅者索得
乃知詐也○五月御史大夫任元濬等請追
奪今年及第名牌改試不報元濬等退而待

罪臺空凡七日又國學生井彥伯等五十人
上書請改試命國子司業李之氏諭諸生曰
謗訕朝政固有常刑今姑赦之汝等宜精修
行藝以待來選○崔惟清等還自宋回詔曰
朕省方南國通道東藩載嘉享上之恭重有
觀光之請歸視事於軍旅將效勤誠會諸侯
於塗山更慚寡德爰即乘輿之所幸以須信
使之來庭顧秋塞馬肥或戒嚴之未暇而春
潮舟穩庶利涉以無虞○六月罷崔滋盛林
存○秋七月復以崔滋盛為中書侍郎同平

高麗仁宗

章事○八月戊子大雨漂沒人家不可勝數
又永湧奉恩寺後山上古井奔流入國學廳
漂沒經史百家文書○同知樞密院事任元
敷上書請誅妙清等曰妙清白壽翰等肆其
姦謀以恠誕之說誑惑衆心一二大臣及近
侍之人深信其言上惑天聽臣恐將有不測
之患請將妙清等殺之於市以絕禍萌不報
○壬子彗星見八穀指東南甲寅指西北長
三尺○冬十月己丑暴風雷雨震開國寺塔
○十一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文公仁內侍禮

部負外郎李仲孚奉御衣如西京行法事時
妙清等云主上宜長御大花闕不則遣近臣
備禮儀設御座置御衣致敬如在則福慶與
親御無異謂之行法事○制曰朕以涼德獲
承祖業適當衰季累更變故夙夜勉勵庶幾
中興訓有之曰積數萬歲必得冬至甲子日
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今遇
十一月初六日冬至其夜半值甲子為三元
之始可以革舊鼎新爰命有司舉古賢遺訓
創西京大花闕咨爾三事大夫百官庶事共

高麗仁宗

圖惟新之政以增永世之休○制曰朕以幼
冲即位未堪家多難雖臨政願治凡所施為
不克當天心是以山崩泉涌變異繼作尚賴
耆舊忠義之臣拯救之力革去舊屢一新政
理顧以不能處里事無大小輒害國體者多
矣然所大惜者惟丙午一事耳粵惟外家形
勢熾甚僭忒過度圖為不軌竊窺神器祖宗
基緒幾至墜失故出於不得已聽有司之議
徇法定罪噫大義滅親古亦有之然親親之
恩天性自然每一念來痛心切骨所謂黨與

者雖附權托勢豈其一切與圖不執故數下
寬宥之令而有司必欲罪以不臣至使人心
扇動除已流寬者定罪書名史籍外凡所有
刑駁文簿悉焚之蕩滌瑕垢如拓俊京罪惡
極重然其功亦有可錄法當功罪相除可還
其子職田此亦罪人不孥之義也自丙午以
來下旨數四而有司不肯奉行臣不行君令
國體所以漸輕也自後若有敢言者以違制

論

十一年

宋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

春二月冊元子徹為

高麗仁宗

王太子後改現○遣韓惟忠李之氏如宋謝
恩至洪州海上遇風不達而還○夏五月詔
曰朕以薄德適遭厄會夙夜恐懼不遑寧處
今諫官奏曰京畿山野蝗蟲食松古人云臣
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椒德無常茲謂煩
蟲食葉不黜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蟲食莖
蔽惡生孽蟲食心昔晉武帝寵任賈充揚駿
有蟲蝗此不黜無德之效也梁大同初蝗食
松栢葉京房曰食祿而不益聖化天示以蟲
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此公卿食祿無益之

應也請進賢退不肖朕求理雖切而德實不
類政弊民殘茲慝進用忠謹退蔽此上天所
以降災也今宰輔羣公引古論列昌言讜議
凡內外官僚其貪污謀利暴惡懦怯者皆繩
以法有清白奉公節義殊異者宜各褒舉○
御崇文殿命平章事金富軾講易尚書使翰
林學士承旨金富儀知奏事洪彝叙承宣鄭
沆起居注鄭知常司業尹彥頤等問難富儀
即富轍也○命金富儀講書洪範尹彥頤講
中庸○六月制曰近來世道漸降風俗澆薄

不孝不友或棄孤幼去妻妾或居憂遊蕩父
毋骸骨權橫寺宇至有累年不葬者宜令有
司檢察治罪如有貧不能襄事者官給葬費
○左遷平章事崔弘宰為守司空右僕射弘
宰自言竄逐家產蕩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
惟清等上疏論弘宰貪虐亂法為國臣害近
年以來早蝗並作此蓋貪邪在位毒國病民
所致也宜加黜罰以答天戒乃左遷以李俊
陽代之○秋七月御壽樂堂命金富軾講易
乾卦又講泰卦○門下侍中致仕李瑋率瑋

侍中靖恭之子父子相繼為冢宰女適任元
數生王妃門戶貴盛而殖貨吝嗇○冬十一
月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裕等上疏言
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恠誕不可信近
臣金安鄭知常李仲孚宦者更開結為腹心
屢相論薦指謂聖人又有大臣從而信之是
以至上不以為疑正人直上皆嫉之如讎願
速斥遠言甚切直不報仲等退而待罪○十
二月台臺諫復職

十二年

宋紹興四年
天會十二年

金春正月以妙清為三

高麗仁宗

重大統知漏刻院事賜紫○二月幸西京駕
至大同江御龍船宴羣臣忽北風暴起帷幕
器皿皆震動天氣大寒王遽起更衣促駕入
宮○三月移御大花闕駕初發暴風揚塵人
馬不能前流星墜地大如斗○王至自西京
○以孝經論語分賜閭巷童稚○夏四月甲
辰大雷雨震將作監注簿崔孝淑又震樹木
四十餘株○五月國子司業林完上疏請誅
妙清略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而聽言為難聽
言非難而行言為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昔漢文之世天下可謂無事矣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異常陛下祇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而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人君所以上天咎天譴者非勉強以實應之則不可也傳

高麗仁宗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福期而福自至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益適足以黷天而已書曰天無私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天之於人相去遠絕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饑饉荐臻近者白虹貫日正陽之月震雷特異天之譴告如此足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切欲扶

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徒事於齋醮不側身修行以答天戒耶其道不過遵太祖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而已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遠時或聞先生長者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觀其躬行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之愛而有罪者必加罰宦官給事擇其謹慎者不過數十輩以備洒掃內侍必選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所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

高麗仁宗

富故倉粟陳陳家給人足時號太平此我朝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事倍數於前驕侈日滋廉恥道喪挾權恃勢剝削誅求加之以重斂勞役人心胥怨設使費誼若見今日之勢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哉伏望陛下以至誠行善政抑左右欺蔽之姦絕陰陽恠誕之說日慎一日為萬世無疆之休臣觀妙清惟事姦詐欺君罔上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挾左道眩惑上皇以速禍亂此陛下所親聞也陛下寵信妙清左右

近習以至大臣交相薦譽以為聖人根深蒂
固牢不可拔自起大華之役今已七八年而
災變疊至天必以此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
惜一姦臣而違天意乎願斬之以答天戒以
慰民心○禱雨于廟社山川王謁太祖真殿
流涕而告曰臣實不德不能率先王之憲政
不足以亮天地和陰陽是以天降之災二月
雪四月霜加以雷震人物四十餘所彌月不
雨赤地千里餓殍相枕罪實在臣蒼生何辜
庶幾洗心悔過祖訓是式詩曰父母先祖胡

高皇帝

寧忍子伏望聖慈眷顧台集和氣鼓舞萬靈
霽然下雨使子小子與羣臣百姓並受其福
神亦永有所依是日赦○戊寅地震雨血于
廣州○六月己卯東京地震○辛巳御大明
宮壽樂堂命翰林學士金富儀講月令○甲
申震西京大花闕乾龍殿

臣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
乎疾疾仁宗身經李拓之亂備嘗艱苦宜
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智識而復為妙清嬰
弄何哉如清特一妖妄賊髡耳其說荒恠

不經在中智之人必皆憤發唾罵而仁宗
方且深信而酷好之釀成西京之禍社稷
幾不自保嗚呼危哉仁宗五年幸西京清
始以道場于王六年復幸又以風水說王
創宮闕七年之幸勸王稱帝建元清之完
謀既極而天之警告仁宗者未嘗不惓惓
懇至八年之幸始有重興塔之災至九年
林原新闕有鳥跡之怪十年駕至金岩大
風晝晦迷失其道十二年駕至大同江暴
風作惡移御大華闕亦有大風流星之變

高麗仁宗

加以正月繁霜大雷雨以震司業林完上
疏切諫而王猶不省復有今日大華乾龍
之震嗚呼天之於仁宗譴告精切如是其
丁寧而蔽固已亟終不能悟清既反勞民
動衆三年而後僅能平之王雖噬臍尚何
及哉

御壽樂堂命翰林學士鄭沆講詩七月篇○
秋七月命寶文閣直學士尹彥頤講月令○
以安興亭下海道為衆流所激又有石堆之
險往往覆舟或有獻議由蘇大縣境鑿河道

之可通漕路乃遣內侍鄭襲明發旁郡卒數千人鑿之竟未就○八月御明仁殿命翰林學士金富儀講書說命○九月幸長源亭時妙清之黨固請西巡欲濟逆謀王下兩府議之金富軾奏言今夏雷震乾龍殿不是吉兆避灾於此不亦左乎况今西成未收車駕若出必至蹂禾非仁民愛物之意乃與諫官上疏極言上曰所言至當朕不敢西行乃以日官所奏出御是亭○十二月古正言黃周瞻希妙清鄭知常意奏請稱帝建元不報

高麗仁宗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二

